

## 國內歷史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

呂妙芬\*

人文學衰微是全球的現象，博士一職難求的困境，不僅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也讓優秀的學生不再選擇繼續深造。人社領域高等人才斷層危機，已經討論多年了，2016 年發布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建議報告書〉中也有許多討論和建議，<sup>1</sup>但迄今許多問題仍未見改善。本文主要討論現今國內歷史學博士班教育相關問題，教師所遭遇的困難和壓力雖也是重要問題，但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論及。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強調：過去三、四十年來，國內歷史學領域其實有許多令人讚嘆的發展和進步，今天在臺灣從事史學研究的條件，也遠優於過去。回想 1980 年代，我們的歷史教育主要教授中國史，當時臺灣史只是中國史的一支，尚未獨立成為歷史學門的次領域，關於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課程都不多。當時國內的史學研究主要研究中國，且集中研究政治外交史、制度典章、菁英士人的思想。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基本上已建立一種由自身歷史出發、逐漸擴展至世界的視野，這樣的視野也反映在歷史教育中，從臺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均有一定的課程。歷史研究的方法、視野、議題也比從前更寬廣，無論是史學與社會科學、人類學、心理學、科技、藝術的跨學科合作，或是研究主題涉及庶民階層、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科技醫療、記憶與認同、書籍與閱讀、空間、情感等，或是運用文字、圖象、出土文物、聲音作為史料文本，都大幅擴展歷史研究的內容。加上近年來大量開放的新檔案、出土文獻、重刊出版的古籍叢書、各類資料庫，以及資料探勘技術與數位人文的發展，這些都是今日從事史學研究的利基。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https://ws.moe.edu.tw/Download.ashx?u=C099358C81D4876CA89ABD8A8B76D99965236EDA4CA3377097D8B1E77C628704D6F1C159A37EC326742051ED5A337C7A40B5CB51D700AC52E20B30B25C0D9781E87D545FFA4041342076940B1AEDD16C&n=EE14E69209C249B3B25EEACACE5B6916D7D6A6A504E6DA25B7B92E4A52BD7E4D2D6C8519D92DEE5EB6FBDD7145E7D29B9A880281EFE4375B4850207E33C81FEB&icon=.pdf> (2023 年 10 月 6 日閱覽)

今天我們和全球史學學術社群的關係也遠比過去緊密，學術資訊快速流通，新的著作與學說幾乎可同步被掌握。國家也推出各種鼓勵學術交流的計畫方案與獎學金，現在國外學者來臺開會、訪問、講學，或是我們的學者與研究生出國開會交流的機會，都大幅提升。臺灣史學界融入全球學術社群也表現在國內高教求職市場的日益國際化，近年有愈來愈多外籍學者選擇到臺灣工作，許多大學歷史系所和研究單位都聘任外籍學者。預料這現象未來仍會持續，也有助於臺灣史學界更加國際化。

在上述學術資源優化的條件下，近年來大家都擔憂高教人才斷層。〈教育部人文科學教育發展建議報告書〉指出基礎社會科學類人才培育體系的問題：「正面臨資源不足、招生困難、學生高齡化、競爭力不足、就業困難等彼此相關、惡性循環式的困境。」報告書也說到本土博士競爭力不足，並列出以下幾項目原因，包括：國內博士生訓練不足、學生缺乏獎學金專心研讀、外語能力低落、年紀老化、自我要求相對較低等。這些也是國內史學博士班教育常見的問題，倘若國內培育博士的機制無法改善，在日益國際化競爭的高教求職市場中，將可預期流浪博士的問題會持續惡化。

## 人才斷層的挑戰：對策與執行難度

### （一）廣招研究生不是好對策

面對人才斷層的危機，我們要鼓勵更多學生投入研究工作嗎？招收更多研究生真的是好對策嗎？我相信這問題一定在許多教授腦海中盤旋過，甚至造成某些心理負擔。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創造更多聘用史學博士的工作機會，自然需要培育更多史學博士；然以今天的局面，我認為廣招研究生不是解救史學人才斷層的好對策，反而會製造更多流浪博士。

據我觀察，一直以來都有一些極優秀、具研究熱忱、才性適合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他們也願意繼續深造學習；這些學生在國內博士教育體系中若無法被培育成出色的學者，實在令人惋惜，這也是我們最該檢討改善的。不過，目前研究生在學術表現上也呈現比以往更大的差距，甚至在知名學校內也有一些訓練不足的學生，但他們已經進入博士班就讀。理論上只要學生願意，他們都應該被適當地鼓勵與教導，追求自我突破；然而衡諸現今高教和社會整體環境，要選擇就讀歷史博士班，真的需要認真思考。若才性不適合卻勉強完成博士教育，最終無法寫出優秀的博士論文，幾乎可預期畢業後求職的困境。目前臺灣

除了高教教職與少數工作外，擁有博士學位者在求職時並無優勢，有時反而處於劣勢，這樣的現實處境讓人不得不認真面對。

我們應該建議學校：在招生時把關，只招收真正有能力、有意願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生，然後投入更多資源和心力來栽培這些學生，讓他們在學術表現上精進，未來能擔負起推進學術研究、教育傳承的重要使命。與此同時，學校也應在修課與考試各階段，建立起品質把關，以及轉導不適合之學生退場的機制，這樣反而能幫助學生更早找到適合他們的人生之路。

如此合理的建議，在執行上卻相當困難。現在許多學校其實面臨招不到好學生，卻又不敢不招的困境，因為招不滿學生，以後員額可能會被收回，此後續效應使得招生的學術考量變得複雜，把關機制也失靈。教師們衡量目前的大環境，即使認為學校不應再辦博士班，但要主動提議關閉博士班總是不容易的；老師雖想盡力培育學生，但獎學金和課程資源都有限，加上學生可能自我疏離指導教授的指導。另外，我們社會習慣把放棄博士班修業看做「失敗」，而非「人生抉擇」。我們的大學普遍沒有嚴格的淘汰制度，許多人仍覺得讓學生唸到底、拿到學位，總是比較好的結局。在這些制度和觀念的長期影響下，我們多半處於能陳述問題卻無能解決的窘境，更何況如何判斷學生適不適合繼續深造本就不容易，現實上也確實有人較晚開竅但突飛猛進，堅持不放棄而最後成功。這些問題無法靠單一政策解決，它們牽涉到教學與評分的方式、整體學風與社會價值，不過教育部和學校若能支持系所在招生時嚴格把關而無「懲罰性後果」，或有助於維持高教的品質。在質與量的權衡下，我認為國內史學博士教育應走「精而少」的路線，切實提升本土博士的學術養成更為重要。

## (二) 適當的獎學金制度

許多歷史學的博士生都身兼數個計畫助理工作，才能糊口；到了博士候選人階段，因工作而無法專心研究、撰寫論文的人更多。雖然助理和教學工作也是重要的學習，但工作時數過高畢竟影響讀書和研究的時間，也讓博士修業時間拖長。另外，學生無法全力以赴投入學習，可能迫使老師必須減低課堂的要求，直接影響教學的品質。而博士階段緩步前進或論文停擺的氛圍，也造成學生極大的心理負擔，這樣的氛圍會影響同儕，磨掉奮發的年輕鬥志。因此，優化博士生的獎學金制度對於臺灣培育人文專業研究人才是極重要的。

臺灣人文學博士生普遍缺乏足夠的獎學金，這是過去經常被檢討的問題，近期才見重大突破。今年教育部、國科會、中央研究院分別推出提升博士生獎學金的方案，受到學界一致的肯定，認為是加強培育年輕世代的重要舉措。未

來的挑戰則是：各學校、單位是否能夠建立優良的機制，讓資源用在最適合的學生身上，發揮設置獎學金的預期效果。

### (三)強化課程與指導實效

單倚靠獎學金，未必能提升學生的研究成績，好的課程設計與指導教授的切實指導更為重要。有些老師會說：「書是自己唸的」、「當年我們當研究生時，老師也沒有特別指導我們。」換言之，研究生應該更主動學習，學校已經提供了各種學習管道，能不能做出好研究、寫出好論文，主要是學生自己該負責。這樣的看法雖有一點道理，我們也確實看到某些優秀的研究生，真的能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努力，完成優秀的論文。但整體而言，我仍認為系所的課程安排與指導教授的切實指導，才是能否培育優良博士的關鍵；或退一步說，學校和教師的積極指導，可以減少博論失敗的比例，提升整體博士的水準。

我見過一些博士生，他們到了博三、博四時，對於自己的論文題目仍沒有具體的想法，給人一種不得其門而入的感覺。我也曾在博士論文考試時，忍不住告訴學生，論文題目選得不好或整本論文不夠有新意。再進一步瞭解，就發現學生是處於自我摸索、茫然無進展的狀態多年。我並非要說這一定是指導教授未盡到指導之責，也可能是學生逃避老師的指導；我更想點出，今天大學中確實有些研究生是處於無人管的狀態，他們對於研究工作如何推進不太有概念，又缺乏引路人，最終花了八、九年的時間完成一本不成功的博論，影響前途。

至於博士生需要廣泛修課嗎？這問題見仁見智，也與老師們自己的經驗有關。有些老師並不認為學生需要修太多課，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展開學習和研究也有很成功的例子，但是教授的實質指導就很關鍵。留美的老師通常有獲益於廣泛修習不同領域課程的經驗，許多人也強調跨領域修課學習的重要。再看國內的情形，各校歷史所開出的博士班課程數目都不算多，加上專業領域多元的分散效應下，許多學生都抱怨課太少、沒有合適自己的課。而教育部對於博士班修課學分的規定，也容易讓學生覺得只要修滿學分即可，而不是從自己研究領域和課題出發，自我規劃學習的方向與內容。博士班課程不足與師資人數直接相關；面臨少子化，許多大學都相應緊縮聘用教師員額，直接衝擊的就是教育品質。儘管「增聘教師、改善師生比」是多年來學界的呼籲，但我們看到在這波少子化趨勢中，不僅未能改善師生比，反而更加惡化。

歷史學門在培育博士方面還遭遇特殊的挑戰。前文說到，近三、四十年來我們成功地把歷史教育從中國史拓展到臺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讓大學的歷

史課程更多元。但是，全國歷史學教授總人數並沒有增加，<sup>2</sup> 在領域多元化的情況下，中國史領域的教師便明顯減少。這樣的變化對於博士班教育影響深遠，因為國內歷史博士班主要培育的是臺灣史和中國史人才，研修世界史的學生多半選擇出國留學。中國史領域的人才流失與教學資源的弱化，加速人才的斷層，學界對於「由盛而衰、不斷流失優勢」的痛心感也較強烈。若著眼於歷史學博士班教育優化的目標，實有必要增聘中國史和臺灣史的教師以強化課程。

除此之外，學校或可考慮以教師專長發展特色領域博士班，或透過跨校際合作的方式來培育未來史學人才。國科會過去四年支持「歷史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就是透過建立次領域的學術社群，結合跨校的老師與研究生共同研習，以讀書會、演講、研究生論文工作坊等方式落實人才培育，也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畢竟是短期計畫型的補助，尚缺乏比較長期、制度性的規劃。事實上，要更根本地檢討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的問題並思考解決方案，是需要突破目前許多框架和思維的，期盼教育部能號召各大學一起努力。

---

<sup>2</sup> 全國各大學歷史系所暨臺灣史研究所專任教師人數，從 101 學年到 109 學年，總人數從 277 降至 262；歷史系所 1983-2019 生師比的變化趨勢，2019 年仍高達 19，比 1980 年代退步。呂妙芬（2021），〈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收入耿立群主編《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頁 337-339，臺北：漢學研究中心。